

怒江奇案

李天雄 天泉



法律出版社



怒江奇案

李天雄 天 泉

法 律 出 版 社

怒江奇案

李天雄 天 泉

法律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

法律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8.75印张 185,000字

1987年8月第一版 1987年8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00,001—24,000

ISBN 7-5036-0153-1

I·4

书号10004·027 定价1.40元

目 录

- 1. 怒江奇案 (1)
- 2. 冲出魔窟 (145)

怒江奇案

一、第一声炸响的信号

一声“戛儿戛儿”的马嘶声，从临江公路的转弯处传来。

不一会，月光蒙蒙的公路上，卷起了一股淡黄色的烟尘。哒哒的蹄声象敲鼓击着新建的赭黄色路面，由远而近。机警的守桥战士，急忙举起了望远镜，扭亮了桥头堡石柱上的探照灯，剑一般的光柱立刻罩住了这匹嘶嘶急驰的战马。

“呵！排长回来了！”守桥战士喊着。

旋即，从搭在桥头的哨棚里又有几个战士欢叫着跑了出来。

“戛儿戛儿”，战马风一样地接近了桥头。

这是一匹来自青海的战马，浑身黑缎子似的闪亮，四蹄蹬地有声，蹄上有一绺儿白毛。只要骑手松缰，它就会象箭一样射出去，累得直喷白沫也不会停下来。青海藏民叫这马“夏果”，汉语的译意就是神鹰。这马刚调拨到团里时，没有一个骑手能驾驭它。那天在操场上驯马，“夏果”接连摔下了几个骑手。大家正在为难，操场后边传来了脆生生的喊声：“让开，我来试试！”

驯马场上的人全都给逗乐了。原来要来驯马的是个“小

不点”！

“瞧你还没马高，往它胯下钻还差不离！”一个大个战士取笑地说。

小战士气得嘴一翘能挂上油壶，他朝大个战士噓了声：“我要跳上马跑第二圈，就用鞭子抽你那缺德嘴！”

这小鬼倒不是因为受到奚落而去赌气争个输赢，他是从心底爱上这匹乌鬃烈马啦！他还真象个驯马的行家，找了一个新的角度，悄悄靠近“夏果”，向它亲切地打了个唿哨，既不用扬鞭，也不鲁莽地抓那勒口的缰绳，而是提了桶清凉水，递到马嘴边。那马停了蹄，愣怔地望了他一眼，便一头埋在桶里呼哧哧地喝起来。他呢，轻轻地将马头上披散的乱鬃梳直。烈马被他宠爱得“唉儿唉儿”叫着，仿佛在请求他作自己的主人。马大概也看出这小战士长得太矮了，于是摇了摇头蹲下身子。就在马还没拉开前蹄时，他一下纵跳跃上了马背。从此，“夏果”就和小战士结了缘，成了形影不离的战友了。

这个小战士就是从军里下放到侦察连担任排长的杨小刚。别看他刚满十八岁，军龄比连长还长，和营长是同年入伍的，并且已有两年的党龄了。

“排长，有什么任务，是不是要走？……”那个好说俏皮话的大个战士张辉问。

“走？不，我们要钉在这大桥上！”

“钉在大桥上？”战士们不解地你瞧我，我瞧你。

“有人对咱们怒江大桥打主意了。”

“谁？”战士们齐问。

“情报局的特务，还有鲁康娃^①手下的噶伦。”杨小刚

对战士们挥舞着手臂说，“上级把咱们侦察连调来协助守大桥，就是要和那些地上地下、明里暗里的魔鬼斗！”

“咱们就当孙悟空，专打妖魔鬼怪！”战士们说着，笑着，充满了必胜的信心。

“同志们，可不要轻敌呀！”杨小刚的脸变得严峻起来，“藏民说，山鹰迎着风暴展翅，豺狼才往草丛里藏。咱们侦察员的眼睛，要是认不出鬼和人，就要……”

“就要送军法处！”张辉说。

“送军法处事儿小，耽误了大部队进军拉萨，影响就大了。”杨小刚严肃地说。

侦察连长方自强走来了。

“连长，这是团长给你的信。”杨小刚从身上取出信递上。

方自强看了信，走进棚房，刷地拉开篷壁上黑布遮住的怒江大桥军事防区图。点燃一枝烟，举着放大镜，对身边的杨小刚说：“注意桥下，不要打草惊蛇！”

杨小刚领悟地点头，急忙向门外走去。

下半夜，怒江上刮起寒风，直吹得大桥下裸露出水面的座座礁石呜呜直响。阴森的峡谷弥漫着迷茫的湿雾，砭人肌肤。江岸黑魆魆的灌木丛里，不时传来夜鸟尖厉的叫声。散布在细沙滩上峥嵘兀立的一尊尊怪石后面，时不时地眨闪着鬼火似的磷光。这也许是那些落水遇难人的尸骨发出的闪光。

从泛着金光的沙滩往上走，是垂直九十度的岩岸。岩壁爬满绿的、紫的苔藓，没一棵能攀援的树木。峭岩半腰有一

① 鲁康娃——戴王，反动上层头子。

列长梯阶，就是公路。路象刀一样把峭岩劈为上下两截。从远处看，象一根弯弯曲曲的飘带缠在山腰。汽车宛如绿色的战马奔腾，身后喷吐一股股烟尘。到了夜晚，就象闪光的箭挟着轰轰的雷鸣飞射。

在接近大桥上下近三里地带，都无法直接从沙滩爬上公路。这一带除光滑的岩壁，没一块能让人落脚的阶石。如果要想上来，只能架搭云梯。原在岩壁上能落脚的悬石和岩腰伸出的树桩、树藤，都被守桥部队炸掉、砍断了。这一片光秃的“禁区”，全摆在桥头哨兵的枪口下。别说是人，就是一只鸟飞过，也难逃出哨楼伸出的枪口。从桥下炸桥是困难的。因为这是座没有桥桩、也无桥墩的悬空钢缆桥。除了桥上、桥头堡以及铆扣着十三根钢缆的两座峭岩外，哪里也无法安放炸药。飞机从空中来，两岸耸峙的峡谷只留给天空一条线，而铁桥两边的山峰几乎是接合在一起。飞机从空中连目标也难发现，要是俯冲下来，刀尖似的山峰会戳穿它的肚腹。唯一的通道就在两座桥头堡的峭岩上，可那是连黄羊也要吓得迈不开蹄子的险峰。

今夜，侦察连除留下桥头值班的三、四排外，一排由杨小刚率领向西，二排由方自强亲自率领向东，他们沿怒江两岸搜查，巡逻。

战士们披着雨衣、迎着寒风、沿着江岸行走。浪花扑上鞋面，夜雾润湿了衣衫，雨衣上抹了一层薄薄的银霜。水光、月光和枪刺的反光映照着他们睁大的眼睛。尽管杨小刚闭上眼也会对这一带的地形地物地象勾画出来，但由于敌情的紧迫骤变，必须对过去熟悉的一切都重新仔细地审视，把任何敌人可能利用的地方都想到、看到。杨小刚觉得肩上压

了一座山的重量，而他紧握的枪上好像凝聚着西线部队一万多战友的生命。他让战士们分成三队，象三把篦梳一样，从三里地外的沙滩开始进行搜索，一块石头、一棵矮树也不放过。

一个钟头过去了。

部队搜查到西岸的桥头堡下，突然在靠临江的那块形如象鼻子的巨石后，发现燃冒着一串滋滋响的火花儿。

“炸一药一包！”张辉惊叫了一声，随即冲到象鼻石后，抱起炸药包就要往江里扔。

“不准扔！掐断导火线！”杨小刚厉声喝令。

但是已经来不及了，导火线已燃到贴着捆炸药包的油纸，张辉只好猛地甩向江心。

“轰隆！”一声炸响，一股浓烟和一排浪柱从江底飞上天空，震撼着怒江峡谷。

就在这声巨响刚炸裂时，传来了一声姑娘惊恐的尖叫：

“呵嘞……”

“站起来！”张辉向江岩下蠕动的灌木丛大喊了一声。

无数的手电和桥头探照灯的光柱照向灌木丛，一个怀里抱着小羊羔的藏族小姑娘，吓得蜷缩成一团。

这时，在桥东搜索的方自强，也率领部队跑步赶到了这里。

“小姑娘，别害怕，快起来，我们是金珠玛米！”杨小刚弯下身笑着说。他根据吓得哭不出声的小姑娘的表情，作出这样一个判断：这炸药包不会是小姑娘放的。

听说是金珠玛米，小姑娘吓得紧闭的眼睛睁开了。

“这小姑娘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为什么一个人敢闯进桥下

禁区，而且是在桥头堡下发现炸药包的同时发现她？”杨小刚心中的疑云凝聚着，“从安放炸药包的位置，说明敌人根本没有到过怒江桥。没有到过，可又是怎样接近桥头堡的呢？是有人给他引路，或是给了他一张详尽的地图。”杨小刚反复思忖，一时下不了定论。

搜查现场的一班长大老肖回来了。

“一班长，发现什么没有？”

“给，这个！”大老肖把拾到的一个扁桃形的雕花鼻烟壶交给了杨小刚。

杨小刚把鼻烟壶揣进衣袋，向小姑娘亲切问道：“小姑娘，叫啥名字呀，阿妈阿爸在哪里，怎么一个人半夜往江边跑？”

“我叫央金，给土司家放羊，阿妈不在了，阿爸叫吉西，给洛桑仁增土司家赶马。”央金忽然想起了什么，“昨天我的小羊羔跑了，找了好半天也没有找到。我不敢回去，就坐在山坡上。忽然我听到江边有羊羔儿叫，我就来了。”

“你看见有人在象鼻石后面放东西了吗？”大老肖急切地问。

“没有。我只想着羊羔儿，什么也没看见。”央金胆怯地说，“菩萨看见了，我抱着羊羔儿正想回去，就听到轰地一声菩萨的雷电响了，菩萨的电光指着我，吓死人呀！”

多么天真、淳朴、可爱、诚实的央金！她说的绝不会是假话。你看，寒风掀起她身上那件断线漏洞的补丁紫色藏袍，裸露的右臂冻得红紫，披在肩上的十三根小辫有大半散开了，满头草屑、泥沙、寒霜。一双赤裸的小脚裂开了大大小小的口子，血凝固了。荆棘在脚背上划起一道道血印。自

已冻得浑身颤抖，还解开胸衣把小羊羔贴在怀里，裹在薄薄的藏袍里。她黑宝石一样亮的眼睛，深情地、乞怜地凝望着杨小刚，两滴泪珠挂在长长的睫毛上，“金珠玛米阿哥，让我回家吧！”

杨小刚心里一阵发酸，眼睛湿润了，他急忙脱下贴身的绒衣，裹住小央金：“小央金，谿卡在哪呀，能指给我看吗？”

“在那，就在山上那冒烟的树林下。”杨小刚随着央金的手看去，正好是通向象鼻石的桑嘎峡谷，峡谷尽头的云杉林下，就是世代相袭的怒江最大的农奴主洛桑仁增的庄园。

“小央金，谿卡里平时常有人来吗？”杨小刚从炸药包联想到这个谿卡。

小央金不解地眨巴着眼。停了会，她聪明地说：“金珠玛米，土司家来的人可多啦！昨天我听阿爸说，从拉萨来了贵客，骑的十几匹马真漂亮，全是金鞍银蹬。马就圈在我们住的棚楼下，你要看，我带你去。”

“果然来了，而且开始了行动，好快呀！”方自强当即决定杨小刚带一班，跟着小央金，弄清洛桑谿卡的来客和这个谿卡的情况，“杨排长，侦察的情况要随时报告。”

大老肖从炊事班给小央金拿来了吃的，小央金吃完后高兴地牵着小羊羔儿走进桑嘎峡谷。

杨小刚带领一班，悄悄地跟在小央金身后。

二、洛桑谿卡的来客

洛桑谿卡是以洛桑仁增土司的名字命名的。谿卡在藏语

里就是庄园。如同内地的大地主总是以祖宗的姓氏作为庄园的名字，西藏的贵族也是这样。

洛桑仁增土司是怒江西岸方圆三百多里则拉宗的宗本^①，又是则拉寺挂名的主事大堪布，在西藏噶厦中官居五品。则拉宗全境三百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居住着近一万多藏民。分东则拉和西则拉。西藏的宗（县）没有内地那样建筑完美的县城，一般都以大领主、土司的谿卡为宗政府的所在地，而宗本大都由该地区最大的领主、土司担任。

洛桑谿卡就是则拉宗政府的所在地。环绕洛桑仁增土司家那占地近四十克的大庄园的四周，散布着近两百户人家的泥屋、木楼、帐篷，组成了三角形交叉的狭窄街道。离洛桑谿卡约五里的这段怒江，是从西北向东南流淌的。这是安玛拉横断山脉地区江河所固有的流向。

洛桑谿卡背靠桑嘎峡谷，座落在一片漫坡的丘陵上。说是丘陵，实际是谿卡里伸延的林卡。雪山下茂密的原始森林从三面环抱着它，犹如森林湖泊的两个台地，一个在东，一个向西，西边高，东边低，中间是一条宽阔的平川，有草场，也有棋格般嵌镶的麦地、豌豆地。起自拉萨的中央驿道从四野穿过，一头伸进谿卡爬满紫罗兰藤的围墙，一头从谿卡下的村寨穿过，进入桑嘎峡谷。

东边台地上有一座寺庙，就是则拉寺。完整的建筑群构成梅花图案。寺庙周围有三尺高的土墙，呈褐黄色。佛堂、经殿都是两层、三层的平顶楼房，只有正殿三楼的平顶上耸立着镏金的小顶，盖有三个笔架形的“幢”。小金顶的翘檐

① 宗本——相当于县长。

上挂着叮当当的九个风铃。高耸的金顶映着雪山的反光。寺院和村寨之间有个宽大的讲经场，高耸的经竿下有个五色土垒筑的讲经坛。

西边的台地几乎无高大的建筑物，但却长着修饰得非常齐装的杨柳、桃、梨、杏和核桃树。绿茵茵的叶盖下，散落着几十间泥石垒砌的一楼一底的灰白色泥屋，远看象堆在树下的一个个小玛尼堆。

洛桑谿卡是由三座高大的建筑组成，摆成了品字形。这三座建筑有藏式的、汉藏合璧的，还有一座印度尼泊尔式的楼房。每座楼都用云母石、大理石、隐纹石交叠往上砌垒。雄伟整齐，高大壮美。中间那座与江孜城堡相仿，顶楼上有碉堡，中层平顶上也有哨棚，持枪的藏兵在上面巡逻瞭望。这座楼大概就是宗政府。右边那座汉藏合璧式的只有两层庭院的建筑，有楼廊。楼廊下的天井里有花草林木、假山、盆景，绿茵葱笼中透出紫霞红艳。这是宗本用来接待贵客亲朋的宾馆。左边那幢是用紫檀木和雕花核桃木、红果木修建起来的印度、尼泊尔式洋楼，在谿卡里别具一格，玲珑剔透，显示出现代文明已大步走进了这中世纪的雪域禁地，表明洛桑仁增土司是一个合潮流的高雅人士。环抱着谿卡的围墙都是白色的，贴墙排列的绿树随季节变换，不时探出淡红、金黄、紫红的花朵。谿卡里到处都是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，古木森森肃穆，庄严。那幢印尼式的洋楼前面的花坛，恰似一片彩霞飘落在草地上。

这座显赫而华丽的谿卡，与东西台地上低矮的平顶泥屋和打了补丁的帐篷，盖着树皮的牛毛毡，以及倒塌的断墙残垣摆在一起，其色彩的明暗，贫富的悬殊，就是旧西藏天堂

地狱的缩影。

这天，洛桑仁增在华丽的大客厅里，正举行着丰盛的宴会。名义上是宴请噶厦^①来藏东巡的三品噶伦旺青格勒，实际上是欢迎从麦克马洪线那边潜入的国民党上校特派员黄鉴通。

在这古老的佛地，宴会却是现代式的。洛桑仁增土司用西餐来宴请贵客。他家做西餐的厨子还到加尔各答、孟买等地学过两年，烤面包的炉子和一整套餐具都是从印度运来的。

洛桑仁增土司沿着摆满各种糕点果品的长桌，亲手给贵客们端上新沏的成都一级花茶。他今天特别高兴，春风满面，踌躇满志，献媚地表露出好客的殷勤。他已经预感到贵客的到来，怒江即将掀起惊涛骇浪。雪域圣地孕育了近两年的那场风暴，首先将从他所辖的领地上刮起。事成之后，他自然就是西藏独立的“雪山王国”的开国元勋之一，那时就将飞黄腾达，官居要职啦！仁增梦想的前程似乎正浮现在客人们吐出的烟雾之中，尽管是朦朦胧胧，毕竟是雾里有花才显影。

就在这时，一个身着黑色楚巴的中年汉子，气喘吁吁地闯了进来，向黄鉴通报告：“上校，我回来了，……”

“到桥头了吗？能不能炸？”黄鉴通象皮球从沙发上弹了起来，急不可待地打断了黑三的报告。

“炸药包根本靠不上桥缆。从谿卡穿过桑嘎峡谷的密道，无法直接到达桥头堡。密道的出口是在桥头堡下，从今

^① 噶厦——西藏地方政府。

夜的情况看，共军好象已有察觉，桥下增派了巡逻队。我放上的炸药包，被共军发现扔到江里爆炸了。要不是有密道藏身，我黑三再有几个脑袋也会被共军的马刀砍下。”黑三沉吟了一会，又说：“上校，依我看这桥从上面硬炸准砸锅，得想办法先干掉桥头堡上的哨兵……”

“说下去！”

“趁他们现在还摸不准咱们有多少人时，豁出老本，给他来个突然袭击！”

“桥上多少人？”

“一个连的守桥共军。”

“你真的摸准了守桥部队只有一个连吗？”

“我不但看准了只有一个连，还看清了今夜带队巡逻的那个当官的。”

“要把情况搞清楚，特别是当官的。”

“上校，你看是不是？……”

“慌什么！”黄鉴通在一阵紧张之后又恢复了常态，他朝站得笔直、等待命令的黑三挥了挥手，严厉地说，“要是你守的密道被共军发现，老子就先毙了你！马上回去把炸掉桥头堡所需要炸药的吨位给我试算出来。老子也要学学共军，偏要从不可能、不敢想的地方，创造出个奇迹来！回去看看老五那有没有帖子来？”

“是！”黑三一个转身旋风般地跑出了门。

黄鉴通重又落坐在沙发上，喝茶吸烟。

门外花坛草场上的咒经已进入高潮。“嘎玛，嘎玛”的驱送“活鬼”的鞭打声，似怒江的浪涛哗啦啦拍打在岩石上。

黄鉴通心烦地掐断了半截烟，吼道：“就他妈的知道念经！念经要是能把共军撵跑，委员长就不必赔上八百万大军，只需要在全中国都修起喇嘛庙，咱们要枪杆的也都来当和尚！”

“上校先生，照你这么说，我们雪域就只好让红汉人永远占领啦！”洛桑仁增不满地望了一眼满脸透露嘲讽的黄鉴通。

“仁增土司，但念经能从精神上挑起广大僧俗对共党的仇恨，使共党失去所谓的‘群众基础’，把人心攥到佛的神掌里，这当然是极其重要的。但当务之急是要采取切实的行动给共党以致命的打击！”坐在一边抽了半天鼻烟的旺青格勒出来说话了，他礼貌而不失身份地解释，“上校先生，你也算是一个西藏通了吧，菩萨是金铸的，酥油花也得用糌粑捏。给红汉人以致命的打击谈何容易，如今已不是赵尔丰时代啦！红汉人铺天盖地进入西藏，噶厦有多少兵可抵挡？！”

“格勒噶伦，仁增土司，诚如你们所说，今天已不是赵尔丰时代了。但你恰恰用上了一万匹牦牛的力气，而忘记了一颗钮扣的聪明。想一想当年赵尔丰入藏何常不是大军压境，铺天盖地，但后来不也都一个个……”黄鉴通半吞半吐、若明若暗收住了话尾。他想试格勒、仁增的诚意，狡诈的目光紧紧盯住这两个在西藏噶厦政府中很有权势的人。

洛桑仁增似有所悟地点了点头。

旺青格勒也表示赞许。

“仁增宗本，明说吧，我要借重你这把藏在怒江峡谷的宝刀，砍断共军的铁桥！”黄鉴通说出了心里的话。

“上校先生，黄莺的歌唱在嘴上，说起来容易，可要达

到目标，那可是比奴隶去朝圣冈底斯山还要可望不可及呀！大桥就摆在滚滚怒江上，象云彩飘在天空，人人都能看见，但谁也无法接近。”

“仁增，对此举足轻重、有关雪域生死的大事，不仅要有菩萨的保佑，还需暗悟天佛的神机。所以占地利、天时、人和的噶厦才派我和黄鉴通先生来到你的谿卡。藏王占卦问佛，佛慧眼睁开，暗谕了制敌妙策。我们复兴雪山王国的第二次圣战就要从怒江开始！”旺青格勒情绪激动，满脸通红，说出了此行的目的，刷地从藏袍的大袖筒里抽出了一卷黄绫，铺在条桌上。

三颗脑袋齐整整地凑在一起。贪婪而狂热的眼光盯在那抖开的地图上。旺青格勒作为噶厦发动这场秘密圣战的总指挥，正伸出竹笋般细尖的手指划着，向跟前的两个人悄悄地说着。

直到掌灯时分，这场密谋还在继续。门外的天暗下来了，进来点灯的丫头刚把圣灯点亮，就被洛桑仁增一脚踢倒在地上，厉声喝道：“你来干啥？……”

“老爷，天黑了，我……”丫头跪趴在地毯上，颤抖地指着闪亮的圣灯。

洛桑仁增望了望门外，又看了看那跪趴在地上吓得直抖的丫头，这才压住了适才心底骤起的惊慌，就象正在行窃的贼，惊慌中发现睡着的主人并没有醒来，他才放下悬吊的心。他知道旺青格勒适才讲的噶厦制定的第一个炸掉怒江铁桥的方案，要是被丫头偷听泄露出来，不仅即将开始的“送鬼”行动受阻，炸不断桥，还可能给他带来杀身之祸。好在从这丫头的神色中，谅她也不懂佛的真机所指。他故作镇静